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輕也魯獨焦通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

與

武帝同諱

師古曰日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

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

公之將死故甲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

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

人之足照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

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重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俾周官考士記又作

菑音皆同耳

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

師古曰施也立也

然則慈父孝子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

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

君不知通不肯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師古曰今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將欲見之

為殆矣師古曰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

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

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

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

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皆以城自繞皆

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

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既古曰令則眾皆見

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

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

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

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

使謂使人伺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

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
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
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因敗走信
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
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
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今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
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
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開師古曰不飲
階而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築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
王呼音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
大故反

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為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

曰忘疾本所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

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維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敗滎陽傷成卒張晏曰於

傷習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

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

然矣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

此矣師古曰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

無所歸命師古曰命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執

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為漢

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云墮也音人知而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非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知讀口鶴齊國在東故曰兩嚮止楚漢之戰關上卒不死亡誠云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族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釐陳釋之事師古曰

音一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

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

計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

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

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於張釐陳釋

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

也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伯句踐致立功名而身

死語曰野禽殫走犬烹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

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

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師古曰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

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

日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略奇異世所希

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馬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

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

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

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

儋石之祿者關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兒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

音鄙監反或曰儋者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

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蠶師古曰與讀曰預蠶也蠶毒也音丑

界反蠶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音古

比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

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

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

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

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

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享

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

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願力不能顧顧念也可殫誅邪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取從亂以為醜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

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

師古曰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即東緼請火於亡肉

家師古曰緼緼亂反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

師古曰緼緼亂反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

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

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

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

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

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

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交反雋肥肉也永長

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

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

雋以百數被爲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

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

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西

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

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於是王怒繫

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

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

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

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謂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

裝富費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

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甌夷也音蒲牛西南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

侯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開朔方匈

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
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
軍何如入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
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
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
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
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
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蒙太子服虔曰淮南太
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蒙自地名
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
漢之粟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如

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

公以為其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者也如受几

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

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

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陽奔

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

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

能成功者何也誠遠天達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

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計耳臣瓚曰或有一言

可美專一五皮

感之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且吳何知及漢將一印

過成阜者四十餘人漢師古曰言不知塞成阜口而今我

令緩先要成阜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

加樓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計則漢河南

焉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

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峻阻其人言絕成阜之道

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

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

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

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諸侯頗有失行

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無應即還略衡

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

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動越屈強江

淮間師古曰屈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

吳趙賢朱輪如皆以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公獨以

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擊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

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西至於戲而

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
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
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
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海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
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
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音其勿反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
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
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在張耳傳尉佗知中

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在張耳傳尉佗知中

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佗

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師古曰

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

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

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

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劉項竝和

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切所謂蹈瑕襲因秦之亡時而動

左解在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政苛刑慘民皆引

食貨志

師古曰和音切所謂蹈瑕襲因秦之亡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天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師古曰泥音也愛蒸庶師古曰泥音也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師古曰言如影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師古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緜緜師古曰緜緜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師古曰紂

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由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身死于東宮也師古曰紂所居也師古曰紂被囚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師古曰紂徵幸耶師古曰徵幸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請書令徙師古曰徙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人也師古曰徙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

詔獄書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

師古曰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

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徵幸

師古曰黨王曰此可也雖然吾

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此後事發覺被詣

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

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

父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相乖使吏逐捕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亦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

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

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顯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

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

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

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

萬乘以復私怨

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享醢計猶不

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師古曰選取勇士以自隨從軍擊匈奴極

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

張晏曰雖遇初充

召見大臺宮

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外有走狗觀也

無太壹

師古曰太壹音皮義反上許之充

宮也音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音師古曰被上許之充

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

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如張曼曰曲裾者

淳曰交輸謂之衣主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

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主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

裁也師古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折翠

鳥羽以作裝也臣瓚曰飛翾之纒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

服說也纒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纒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

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

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

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忘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

待北軍擊匈奴文韻曰令貴戚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

黃門遠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山無令

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

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

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

充曰獨公主得行事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盡劾沒入宮

如淳曰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

皆類也逢太子家使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

前漢書卷之五

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

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唯江

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

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

免會陽陵宋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

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

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

言上疾崇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散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

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

者言不與華同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有

夜祭祠祝許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醮地令有處也師古曰

以巫其輒收捕驗治燒鐵鉗師古曰鉗之或灼之鉗

也灼灸也制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

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

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

曰趙廣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迺汝也迺復亂吾父子

也太子繫是遂欺師古曰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

戾太子後加謚置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前漢書卷五十五 五十九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

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

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交善躬錄是以為

交游日廣師古曰錄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

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

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

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

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

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

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東平

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求帝位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

將行於杯師古曰杯與杓同音上杓也荆軻之變必起於惟

帷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

寵遇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比師古曰比常侍宋弘弘

事皆為上惡之下有司察驗東平王雲后謁及伍宏等

皆坐誅師古曰誅師古曰誅師古曰誅上摧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

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

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

前漢書卷之五 七

內疑東平微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

言董賢忝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拂亂國家師古曰

攬也徒音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

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灰目師古曰灰目躬上疏歷

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

公孫祿司諫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不曉政事師

曰駸愚也諸曹以下僕慙不足數師古曰僕慙凡短之

卒有疆弩圍城長戟拍闕師古曰拍闕謂曰陛下誰與備之

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匈奴飲焉

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京師雖有武彘

兵未有能疑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疑言一舉足也

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系文謂曰押音押

小夫悞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為師古曰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開鄭國渠以富國疆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

泉廣漑灌之利師古曰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

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渭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

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曼與躬謀欲

而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曼與躬謀欲

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

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病

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弭單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效寔

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

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未俗學者又改寔字

為庚以應服氏居疆煌之地臣瓚曰其地各擁十萬之衆東

之音尤離真矣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適孟康

孫先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

危矣可令降胡詔為單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

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

于歸臣侍子願助戍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書諸

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其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

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其次伐交者也

應之沮其所為不用此輩所以為貴耳其次伐交者也

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

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

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

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請自陳不知臣子之禮臣

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躬倚祿曰

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

音其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

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
 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
師古曰弗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善經歷郡國天
 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
曰救整也行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
曰厭音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
 明而可欺諫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覺
 悞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悅辯士見
 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略反虛造匈奴烏孫

西羗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具

師古曰即車地詰關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

安之危師古曰之件也言揣動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其

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

半調諛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

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以敗

其師師古曰謂悔過自責疾誅諛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

在秦名垂於後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

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新事上不聽遂下詔曰問者灾

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散或頗著見師古曰未聞將軍

謂古象

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備師古曰器用監惡

日雖不堅牢也 孰當督之師古曰督 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

二人詣公車師古曰舉為將 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六司馬

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有食

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律將軍印綬而丞

相御史奏躬舉過上繇是寤躬等師古曰繇 下詔曰南陽

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

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譏之策師古曰譏詐辭 欲以誑

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

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 姦人以

為侯家富常夜伺之師古曰謂欲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

過躬教以祝盜初以桑東南插枝為七師古曰桑東 畫地

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 持

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前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遣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

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譟師古曰譟

反師古曰 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 血從鼻耳出

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 躬母聖坐

相寬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

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黜師古曰絕哀帝崩有司奏

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

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者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鷹隼橫厲鸞徘徊兮

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增若浮焱動

則機兮張詠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藂棘棧棧

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眾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寬頸折翼

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寬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曼曰簡於

涕泣流兮張曼曰佳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焉

臣瓚曰佳蘭泣涕關干也心結惛兮傷肝師古曰結惛亂

骨虹蜺曜兮微張曼曰虹蜺麗日光也痛入天兮鳴

香冥兮未開師古曰香冥無也痛入天兮鳴

譚寬際絕兮誰語古曰鳴譚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

告語也譚音大女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曼曰

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唼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唼

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搯其須師古

與擊同謂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雄失據兮世我

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博謂尊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一說而喪三

前漢書卷之五

忠貞傳

十一

傳應劭曰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

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主書策而讎見納也

而不能終為主畫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難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止於樊惟佛君

汙無信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壹

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殺之

矣翬懼反詩藥書構卻而晉厲弒應劭曰藥書使楚公子

隱公而殺之藥書構卻而晉厲弒應劭曰藥書使楚公子

昭公逐張曼曰孫悉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邱伯毀李

應劭曰於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

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

諧胥夫差喪應劭曰吳王謀臣常鞅鞅昭申張曼曰李園春

收夫差大怒賜之屬李園進妹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

進其妹於春申君君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

年之後謂立是弟君川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

誠立謂立是弟君川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

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上官誹屈懷王執張曼曰屈平

上官子蘭所見故逐後秦昭誘懷趙高敗斯二世益

日趙高謂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伊戾坎盟

座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明

弋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

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履音芳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郎監琅邪國關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之縣高祖東擊

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

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

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

謂令奮受之也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如戚者

戚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

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東陽侯張相如為

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

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皆以馴行

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延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

凡最計也撫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闕必下車趨

見路馬必執師古曰馬執謂撫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

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請子相責因長老肉

祖因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

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兒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彤字也

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

執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師古曰郡國雖齊

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建元二年郎中令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

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文穎曰即官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竊問

侍者取親中帶廁身自澣洒服皮曰親身之衣也蘇林

論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論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

木空中如曹謂之論晉內曰今世謂及門小袖衫為侯論

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廁論者近身

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

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

曰廷見謂當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

朝而見時里中之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讓師古曰

內史貴人入問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廼謝罷慶師古曰慶及諸子

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

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

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建讀之驚恐曰書

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

四足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

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間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

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為立石相

祠元符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

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古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三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讀曰豫乃賜丞相告

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及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師古曰墮音四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禮書高欲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神郊祀志八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寒决河也事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寒决河也事見滿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

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乃者封泰山皇

曰去者謂吏出吏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天嘉貺神物並見師古曰賜賜朕力答瑞應未能承意師

也音頻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人不職

其宦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

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正也師古曰如鄒

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曰湯

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

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

請入粟贖已夫懷大民貧而請益賦懷此心動危之而辭

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事欲歸之於何人

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

得許欲上印綬揚史以為見毒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

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

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

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

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以罪去孝謹哀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戲扶

戲車也應劭曰戲

戲車也應劭曰戲

戲車也應劭曰戲

戲車也應劭曰戲

左右趨乘師古曰二說皆非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定古師

也盛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定古師

志念也日無它餘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縮稱病不行張

日恐又帝謂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

有二心事太子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縮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

借問耳縮曰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帝幸上林詔中

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縮

曰臣代戲車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

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此特識之言對曰死罪

實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

地地延也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

謂在削室之中也音成削音先即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不與

它將爭有功常諫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內無

他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

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縮為建陵侯明年上

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上以縮為長

者不忍乃賜縮生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

侯舍為丞相師古曰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然自

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上以為敦厚可相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

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酌

當理之而結不申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酌

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

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不疑謝有

之師古曰告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

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

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

謂師古曰盜不疑聞曰不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

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侯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

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

知其為吏迹也不疑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

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

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

人陰重師古曰服度口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曼曰陰重

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

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鞮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

也弱讀曰屎尿禱者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

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

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

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

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非然其人

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

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

同又音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

之師古曰退令不可都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

若不見者也曹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

馬意面其愛人如山老篤請免天子亦龍以上大夫祿歸

老子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

遲也敏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

君子譏之

君子譏之

君子譏之

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

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自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

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

年矣師古曰之數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留師古曰北垣也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

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

未置太子與孝王安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千秋萬歲後

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

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

睢陽師古曰城睢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

楚破而梁所殺略與漢中分孟東曰梁所虜吳明年漢

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廢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師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原地註云城

下和之若稱睢陽曲今睡以為大治宮室為後道自宮連

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

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得賜天子旌旗

乘萬騎出稱慈又言趣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趣止行人

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帳者稱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

屬師古曰言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

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

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

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晨

待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既

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

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

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

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格那虔曰格者格闕張晏曰

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

以此事言於太后事秘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

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

曰意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迎盎相望於道復乘車出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有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

曰姓軒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

韓安國田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

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

比喪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

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

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省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

山有獻牛足上出背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

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土象孝王背朝而干上

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齒在六月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西分

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

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孝王未死

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

斥他財物稱是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

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和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五年一

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

子義嗣元鼎中漢橫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徙代王於

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

卷之三

三

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齒在六月

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西分

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

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孝王未死

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

斥他財物稱是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

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和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五年一

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

子義嗣元鼎中漢橫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徙代王於

卷之三

三

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
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漢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
讀曰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
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
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
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
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也師古曰剽劫也殺入取財

物以為好也師古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

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七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

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

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

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

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

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豨尊豨功曰詩云酌彼金

金鑄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直千金戒後世善寶

之母得以與人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

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
 得之王褒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
 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
 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
師古曰音壯客反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
 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
 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
 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
 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人奪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
 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

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故以傷梁長吏書

問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大

后師古曰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

材也言其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

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

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

十五年薨子立嗣鳴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曰至十一犯法

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

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校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

賜入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

擊師古曰毆種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

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兒于昭為

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

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求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

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

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

門也外屏於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禁

之言應邵曰言精材滿在堂之中也管仲曰魯詩以為夜

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

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三今采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

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師古曰傳和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劫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獨以偏辭成事

斷獄亡益於治道汗馮宗室師古曰馮音林謂塗漆也以內亂

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師古曰公族謂諸侯也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

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嬖父同產亦有恥辱

之心師古曰言其姊亦案事者巡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

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

過邪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

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

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

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往

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謹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

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眦伺師古曰

衡官殿之裏毛髮過失亡不恭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

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貴族師古曰今立自知賊殺中

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僂仆陽病師古曰僂音

音赴徵幸得踰於湏臾師古曰得踰謹以實對伏湏重

誅師古曰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始中立坐與平帝

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

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自太皇太后立孝王玄

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

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良貨財廣其宮室車

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厥牛禍言言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前漢書卷之七

卷之七

八

賈誼傳第十八

班固

漢書四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其政治和平也。

徵以為廷尉。廷尉巡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誼請

下及遺諸老先生未能言，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

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

前漢書

賈誼

誼

誼

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

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與禮樂廼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色上

畜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如帝謝讓和皇也師古

曰皇服也自以師古曰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

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灌周勃也灌灌嬰也東廼毀誼曰

維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

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

其下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為以乎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

而作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

追傷之因以自論師古曰其辭曰恭承嘉惠兮自湛汨羅師古曰

命師古曰俟罪長沙師古曰俟待也次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

古則字汨水名在長沙維縣故造託湘流兮敬乎元宅師古曰

曰造字也言至湘水而因遭世用極兮廼墮厥身師古曰

託其說也造音千到反鳥虛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

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鳥虛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

鸞鳳伏竄兮鴟鴞鷃師古曰鴟鴞怪鳥也鷃音干鷃反鷃

林間葺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謂隨夷洞兮師古曰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謂隨夷洞兮師古曰

易以天下而不受夷伯夷也音胡困反謂不羈索

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

音居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之石真邪

也作寶細因以冠大夫金乃為金結徽師古世俗謂

天吁嗟然然生之亡故也言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

生也韓棄周鼎師古言韓寶康錄也鄭氏曰康賦謂之

青師古曰騰駕龍牛駭寒驢也古曰龍驤也驤壘兩

服鹽車也師古曰為章父薦履漸不可久也師古曰

乃居下屨文嗟若先生獨離此咎也勞苦原遇也

也師古曰許曰李奇曰許告也張晏曰許音碎已矣國其莫

吾知兮師古曰我子獨壹鬱其誰語猶佛也師古曰三

縹縹其高遊兮夫固自引而遠去也師古曰縹縹也

之神龍兮師古曰龍九族之川言至深也九泐淵潛以自珍

音味也師古曰龍也師古曰龍也師古曰龍也師古曰龍也

曰音味也師古曰龍也師古曰龍也師古曰龍也師古曰龍也

龍自絕於蟻字與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蟻音立

謹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

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邇兮蘇林曰般音繫孟康

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邇兮蘇林曰般音繫孟康

字從用青之州離也般音是也亦夫子之故也亦夫子

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也師古曰此說耳九州而相與

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此言往是沙為湖不足哀何

鳳皇翔于千仞兮德煇而下之千仞兮言其極高也

鳳皇翔于千仞兮德煇而下之千仞兮言其極高也

鳳皇翔于千仞兮德煇而下之千仞兮言其極高也

德之險微也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遂增華而知之人險陌之謹故重擊其利而

高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尋曰常師古曰水不

反又音一胡橫江湖之鱣鯨兮固特制於蛟螭鱣如鯨者

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鱣魚長者數里晉

况小朝主開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蛟螭所制以

曰鱣音行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滿又音尋鱣音

音地謂鱣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鴈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

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

得長延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孟夏曰

郊為單闕師古庚子日斜照集余舍孟康曰日止于坐隅

貌甚閒暇師古曰閒異物來萃怪其故孟康曰坤音發

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物也曰野鳥入室主

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吉康告我凶

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服迺太息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

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眼慶曰嬗音如嬗師古曰胡可勝言師古曰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師古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禍福相因彼吳疆大夫羞以敗粵樓會格句踐伯世師古

言凶不定

前卷第...

晉書卷之八十一
一三

擄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斯游遂成，卒被五刑。

世時為趙高所護，身伏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下。張曼

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解在徒元王傳。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也。臣瓚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也。師古曰：經音墨。命不

可說，孰知其極。極，師古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

激不能浸潤，矢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

大鈞播物，塊扎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

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天不可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鳥識其時。師古曰：鳥且夫天

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合散消

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

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

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小智自私，為彼貴我，遠人

知觀物，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夸者死

權高，度厚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

休迫之徒，或趨西東。馬康曰：休，利也。師古曰：品庶猶庶也。

戊或曰：休，休也。音丑，出反。其義兩。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愚士繫俗，儻若囚拘。儻，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至

人遺物，猶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也。東西

萬慮也。臣瓚曰：言與懷好惡積之心，意真入恬漠，獨與道

也。師古曰：與道俱，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入恬漠，獨與道

也。師古曰：與道俱，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入恬漠，獨與道

息也阿古山安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弃智而

先即反寥廓多荒與道與難而止也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止張晏曰易改為險遇險難則隱也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其生兮若消其死兮若休知古曰澹虛物深淵之謂也

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不以生故自保養

空而淨服虔曰道家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

足以疑師古曰帶芥反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

上方受齋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

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

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延

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

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數朝問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

制度疏闊諸侯王僭竊地過古制師古曰僭比也上淮南

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師古曰

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

編以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

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皆非事實知治

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置也音千

故知和及然因謂之安如今之執仰以異此本末外逆首

尾衝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兒也晉灼曰搶音搶吳人曰搶徐讓國兒

也師古曰晉音是徐音非甚有紀師古曰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

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使為治勞智

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

風師古曰知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

海內之氣清和咸眠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

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頌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也以率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

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謂也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驗

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

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師古曰

建國秦大其勢必兩兩也臣費曰樹國於險因請下

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卿說是也下

可夫大者...

數被其殃上數災其憂如淳曰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為濟北王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

又欲擊取陳陽也師古曰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師古曰

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

之玉幼弱和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至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

必彘操刀必割孟康曰彘音南中盛者必暴彘也臣費

而全安其謂而割之也師古曰廩也抗舉也豈有異秦之季世

亂為洽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暴時師古曰

時淮陰疾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

急師古曰無憂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前

賈

八

以知嗚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尚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

繼也音非有及室之執以豫廢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

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淪

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廢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

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也音握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師古曰角材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

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此有可諉者曰師古曰諉累也

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

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

讀曰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急當是時陛

下即位能為治庫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

為臣實皆行布衣昆弟之師古曰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

口不帶神而大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

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

乎師古曰不執謂不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前漢書卷之九

敬者人也馮無權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適啓其口也首

已際其師矣諸侯王曰始欲殺言制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

動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證驗也散其劫盡又復

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占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

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也蘇林曰子時人

者之名也而芒刃不頓者如豪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

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如豪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

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筋至於骨解之所非斤則

斧師古曰解骨也帶骨上也言其骨大故夫仁義忠厚

人主之言功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玉皆眾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統也曰臣以為不缺

則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何不施之仁恩執不

也師古曰事之蹤跡前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強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也音於倚依貫高因趙

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音灼曰用

懸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延在二萬五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

然也襄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玉今雖以殘亡可也灼

曰襄亦謂昔時也師古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

曰襄亦謂昔時也師古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

曰襄亦謂昔時也師古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

曰襄亦謂昔時也師古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

存可也師占曰已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占曰已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今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道醜則

莫若今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加加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占曰使以義也今海

內之執如身之使辭辭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若古

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

之分地師占曰分音扶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

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循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師占曰諸侯之地其前頗入漢都為從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師占曰諸侯之地其前頗入漢都為從其侯國及

其子孫者分諸侯之國邑各封其子孫而受所以

封之人若有罪然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

使君之師占曰諸侯之地其前頗入漢都為從其侯國及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

伐之志師占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今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庶勸

奇則漢償之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占曰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義師占曰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占曰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義師占曰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知陛下之義師占曰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知陛下之義師占曰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言言

下不亂亂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

若容古曰天子未生時事先帝當時大治後世誦聖聖曰言

明其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也

天下之勢方如淳曰勢曰音上勇反一脛之六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股也平居不可在信信讀曰

伸一二指僂身慮亡師古曰僂也失今不治

必為鋼疾師古曰鋼疾也後雖有論不能為已師古曰論也

徒瘡也又苦跌盤師古曰跌也元王之從弟也師古曰元王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字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跌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

下之執方倒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變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嬖姦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海

為天下患至下也師古曰言不可止也而漢豈致金絮采繒以

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操也

天子其責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禮也足反焉師古曰

高反千天子其責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禮也足反焉師古曰

信師古曰信也如此夷之能解德為國有人

師古曰信也如此夷之能解德為國有人

師古曰信也如此夷之能解德為國有人

又類辟且病邪辟度曰病辟不能行也辟音匹夫辟者一

面病邪者一方瘡西邊北邊之邪雖有長辭不輕得復

反方目五尺以上不輕得息無如詩曰五尺當自為戰備言斥候

卑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亦高十層檣上作樹

其煙曰火燧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謂寇至即燃之以望

則燧燧吏將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臣故曰一方病矣

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為他人師古曰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

窮師古曰所言長義此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

甚矣師古曰無國糶料如奴之衆師古曰料不遇漢九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

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昔師古曰說奪人也漢

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

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

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叩

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謂如淳曰僮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服皮曰如牙緣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繡成

諸緣以為要帶及無鉤者也古謂之車馬其若上為乘車

諸緣以為要帶及無鉤者也古謂之車馬其若上為乘車

諸緣以為要帶及無鉤者也古謂之車馬其若上為乘車

諸緣以為要帶及無鉤者也古謂之車馬其若上為乘車

詐實也師古曰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師古曰哺飯也言
 張說也併也師古曰併音無禮之其婦姑不相說則反脅而相稽曰稽
 也哺音步併音無禮之其婦姑不相說則反脅而相稽曰稽
 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一幾耳
 曰說音悅稽音工矣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一幾耳
 師古曰唯無幾言不多也幾音若豈反然并心而赴時
 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若豈反然并心而赴時
 猶曰慶六國兼天下蘇林曰楚音歎師古功成求得矣師
 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學師古曰信并兼
 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學師古曰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
 愚勇威快壯陵暴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巽之為泰者今轉而為漢
 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

慶棄禮誼捐廉恥曰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
 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也寢師古曰寢
 寢謂陵上之寢兩廟之器如淳曰寢也廟師古曰廟也廟師古曰廟也
 寢謂陵上之寢兩廟之器如淳曰寢也廟師古曰廟也廟師古曰廟也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謂不陰晦也剽師古曰剽
 也音讀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師古曰粟也賦六百餘萬錢乘
 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賦六百餘萬錢乘
 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
 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此其亡行義
 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吏反此其亡行義
 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簿音下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月...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知大臣待以簿至於俗流失世壞敗

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因恬而不知怪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

耳謂師古曰適當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簿

札師古曰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師古曰

下情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入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

則僵不脩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管子曰師古曰管子仲也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以滅亡使管子愚人則

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足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

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秦滅四維而不張故

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

稷為虛師古曰虛讀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

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日師古曰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令君君臣

臣師古曰君為君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此業壹定

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也師古曰維所以繫紘師古曰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

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
性不甚相遠也音師古曰遠反何三代之君有逆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周舉以禮古師
給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音師古曰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
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昔者成王幼在
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
身體傳傳之惠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此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
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也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衛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如和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
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故擇其所習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
亦習也音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
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

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

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意則聖智在位而

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

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

傳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長而治道

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

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

師古曰有徹膳之宰師古曰徹膳則膳進善之旌師古曰旌善言

誹謗之木師古曰誹謗惡事敢諫之鼓師古曰鼓欲顯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師古曰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媿無大過可小媿之也化與心成故中道

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

初者地也下朝音直禮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

之師古曰餽所所以明有年也師古曰餽和車上

步中采齊師古曰齊詩名也字或作赴中肆夏師古曰肆

讀曰趨趨疾步也並音竹言中者謂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

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

且明有仁也師古曰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所上者告評也師古曰告評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

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師古曰微細也使民日遷善遠辜

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臯而雖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為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

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舍謂所擇用也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者非一日也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

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

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

以法令師古曰道讀一也與驅同下類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

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

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于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質大

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

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

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蠻貊四

夷累于後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已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
及身于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
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
臣如階衆庶如地故階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也廉側
也階二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雖攀車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
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
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
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雖主上不遠也禮不敢
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斃音子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
異姓則曰伯師古曰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師古曰黥答集市之法

音罵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師古曰迫辱迫天子也廉

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太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辱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關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

無忌也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

冠雖敝不以首履師古曰首履中之籍也音子余反夫堂已在貴寵之位

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今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

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且得如此而蚩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

之師古曰行音戶則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卿氏口蒙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

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

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

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頭頭亡恥師古曰頭音鈍集詭亡節師古曰集詭謂無志分也集音胡結反詭音后廉恥

廉恥

廉恥

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禁音呼例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性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愛服

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

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

主為不便也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此於人

使音頻而反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孰悉在羣下俱云恥俱苟妄則主之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簋不飾師古曰簋

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簋圓曰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師古曰能廢於事也軟弱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

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師古曰諄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

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整

纓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

室蘇林曰有請室令任前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滬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

取也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弛上不執縛係

死也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蘇林曰不於其頸而親加

式爾反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

音反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師古曰粹持頭髮也抑曰子大

也

也

夫自有道耳服虔曰子者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

臣自意師古曰意好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耳孟康曰唯為主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唯義所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

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

記也師古曰二比謂北方也使忠臣以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

羣下則八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彼且為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天大人也亦顧行而忘利守

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韞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志王

所至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法而反久行無階級之事

故曰吁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此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取其要切於世事者著下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

有言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之復爵也故費誼以此

譏上上深紘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

可... 二二四

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竊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杆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翰安則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蠶子也考音直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此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其布衣布衣者節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蜻毛而起師古曰蜻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師古曰虛謂不誼諸侯彪越黥布等擇良日立諸子師古曰新讀與艾同謂艾刈之唯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東門外以為王師古曰猶盡也而天下安故人心者信師古曰信小行以成人心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外師古曰縣屬漢其吏民絲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不師古曰中道不補師古曰補錢用諸弗員稱此師古曰師古

子... 卷... 一... 二...

音尺其言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蓋康川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鄭謂川縣也割音千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曰包取謂立計不也或曰捷接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也師古曰捷音鉅假反

敢謀梁足以抑齊趙淮陽足以禁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代說言可二世安耳師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

制天下如淳曰但勸順指萬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惡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萬年之後傳之老幼矧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後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和之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被挾持故王淮南諸子也臣謂當即王之言不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謂也猶公之言續復爾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

可也猶公之言續復爾

二二六

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師古曰悖逆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
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少
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
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
諸子也事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王也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
見春秋傳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發忿快志刻手以
種仇人之節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俱靡而巳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
碎也音淮南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小察有嘗用之知漢存特幸耳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
武皮反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
得存此直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雖害而為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資雄則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雖害而為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執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劫諸荆軻起於兩柱之
間師古曰白公執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劫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也師古曰白公執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劫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死師古曰白公執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劫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
子文帝思賈生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
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
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以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
王合從舉兵師古曰白公執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劫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日師古曰白公執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劫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日師古曰白公執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劫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者兩國亦不謀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君
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其家業

替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

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管仲使時見用功

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交黜躬行以移

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詔之所陳略施行矣

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

施五餅三朶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

好有膏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
服車乘以懷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懷其口賜之有樂歸
人以環其耳賜之高堂陳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
者上以召幸之杜煩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餅

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

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

拾也音
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服賦儻若囚拘李奇注儻音塊蘇林音入眉偃儻尔

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似按說文寤音渠隕反迫也

文選李善注寤囚拘之兒五臣注寤困也愚者繫縛俗累

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

元文字有作僮字並音宕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
渠隕切

